

■ [墨西哥]卡洛斯·富恩特斯 著 张伟劼 谷佳维 译

Carlos Fuentes



墨西哥的 五个太阳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Los cinco soles de México

■ [墨西哥]卡洛斯·富恩特斯 著 张伟劼 谷佳维 译

Carlos Fuentes



墨西哥的 五个太阳

Los cinco soles de México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墨西哥的五个太阳/(墨)富恩特斯(Fuentes, C.)著;张伟劫,谷佳维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9

ISBN 978-7-5447-1007-7

I.墨… II.①富… ②张… ③谷… III.长篇小说-墨西哥-现代
IV.I73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06344号

Los Cinco Soles de Mexico by Carlos Fuentes

Copyright © 2000 by Carlos Fuentes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Brandt & Hochman Literary Agents, Inc.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09 by Yilin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0-2008-042号

- 书 名 墨西哥的五个太阳
作 者 [墨西哥]卡洛斯·富恩特斯
译 者 张伟劫 谷佳维
责任编辑 陆元昶
原文出版 Editorial Seix Barral, S. A., Barcelona, España, 2000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南京市湖南路1号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盐城印刷总厂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 张 13.75
插 页 2
字 数 334千
版 次 2009年9月第1版 2009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1007-7
定 价 35.0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序

墨西哥的五个太阳

前不久,有位记者问我们几个墨西哥人:“墨西哥的历史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我倒有点茫然,便和一个阿根廷朋友商量怎样回答才好。在拉丁美洲,阿根廷是与墨西哥相对的另一极,无论是在地理上,还是在文化上。

这时候我的朋友、小说家马丁·卡帕罗斯先用一个有名的笑话回答了我:

“墨西哥人是从阿兹特克人过来的。阿根廷人是从船上过来的。”

他说的没错——阿根廷近代移民文化的特征与墨西哥历史古老久远的特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卡帕罗斯又说:

“真正的区别在于,阿根廷有一个开始,而墨西哥有一个起源。”

要说什么是何时开始的，并不难。但要弄清楚什么是何时起源的，要难得多。

我多希望自己能拥有必要的信心，或是慧眼，能断定墨西哥的起源，能准确地说出我的国家起源于哪一天，但一想起这问题我总会碰到诸多疑问，这些疑问在我成了难题：

是不是当墨西哥大地上长起第一株玉米苗时，“墨西哥”的历史就开始了？

抑或众神群集在特奥蒂瓦坎^①、决定创造世界的那个夜晚，才是“墨西哥”历史的开始？

我们的历史是从农业开始的，还是从神话开始的？

是从第一个说话的人开始的，还是从人说出的第一个词开始的？

在墨西哥，谁说出了第一个词？

真有那第一个词吗？还是只消听到那断断续续的声响，听到狗的叫声、鸟的歌唱、受苦者的哀鸣，就能断定一个世界的诞生？

还有：墨西哥是独自诞生、与世隔绝的，还是从一开始就成了一浪一浪的移民的起点和终点，是靠着众多行路人的脚，与世界连接起来的？

我们的土地有着种种可能的起源。它如此广袤，如此古老又如此神秘，它的过去与未来被开发得少之又少。我审视墨西哥的视角总被困在朝霞和晚霞的谜团之间，事实上我对两者是辨别不清的——每个夜晚不都包含着刚过去的白日，每个早晨又不都包含着它所源出的夜晚的记忆吗？

那么，就请允许我想像一下，首先，一切皆为虚空。

然后，夜里，在黑暗中，众神群集在特奥蒂瓦坎，创造了人类。

“要有光，”《波波尔·乌》^②呼喊道，“让霞光照亮天与地。人类出

① 特奥蒂瓦坎，墨西哥古都名。——译者注，下同。

② 《波波尔·乌》是玛雅人关于创世神话的圣书。

现,诸神方得享受荣耀。”

在尤卡坦^①,在人们保存至今的记忆中,世界是由两个神创造的,一位叫天之心,另一位叫地之心。

天与地会合,给万物以营养,给万物命名。

他们给土命名,于是有了土。

创造物被赋予名字后,解散开,然后大量繁衍。

山有了名字,于是升离海底。

山谷、云和树有了名字,于是魔幻般各具其形。

神划分水域,让鸟兽诞生,因而感到欣喜。

它们为语言所创造,然而它们中没哪个具有与语言一样的本领。

雾、土、松、水,都沉默无语。

于是神决定造出一种生灵,唯有这种生灵才有能力说话并且给所有为神的语言造出来的东西命名。

于是人类诞生了。人类的出现,是为了用语言,那造出了地与天以及充盈其间的万物的语言,把神的创造一天天地维护下去。

人类和语言成为了神的荣耀。

然而,所有关于创造的神话都包含着有关毁灭的警告。

这是因为创造发生在时间之中:它用时间的代价换取它的存在。古代墨西哥人把人类的时间及其语言记录在交替出现的太阳的历史里:五个太阳。

第一个是水的太阳,是溺水而亡的。

第二个叫土的太阳,为一个无光的长夜如猛兽一般一口吞没。

第三个叫火的太阳,是被一场火焰之雨摧毁的。

第四个是风的太阳,是被一阵狂风卷走的。

第五个太阳就是我们的太阳,我们在它的照耀下生活,而它总有一天也要消失,要被吞没,就像被水,被土,被火,被风吞没一样,

① 墨西哥东南部的尤卡坦半岛是玛雅文化的摇篮之一。

它会被另一种可怕的物质——运动所吞没。

第五个太阳,这最后一个太阳,包含着这个恐怖的警告:运动会把我们统统杀死。

在这些古老的墨西哥创世预言中,我们难道没有看到一面镜子吗?这面镜子正照出了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照出了我们在生的希望和死的必然之间,在先进的人文、科学、伦理意识和糟糕的对于毁灭、沉默和死亡的政治无意识之间固有的分歧。创造,这生的欢愉,在诞生时陪伴其侧的总有毁灭,这死的预告。我们这些自称为“现代”人的生灵——未来的人会怎样称呼我们呢?——对此装聋作哑,充耳不闻。而先民们明白,创造与灾难总是并肩而行的。

正如荷尔德林所诠释的俄狄浦斯那样,他们明白,早在历史的最初,人们就害怕被大自然和时间吞噬,也同样害怕被大自然和时间逐走。

害怕受父母的紧抱窒息而死。

或是害怕被赶出自己的家园,成为无家可归的孤儿。

我在这种感觉里看到了墨西哥生命的起源。在所有的文化里都存在着这种感觉,但唯独在我们的文化里留存至今。但从源头上也冒出了一个政治问题:谁以众人之名行使权力?

创造与死亡、起源时间与历史性的末日相距如此之近。这赋予一些人以巨大的权力。他们如一首玛雅人的诗歌所说,“拥有计算时日的能力”。只有他们,如这首诗所说,“有权利与众神交谈”。掌握此权的人——君主、神父、武士和文官向百姓作出保证:时间会继续下去,天灾——火、土、水、风不会再次把我们毁灭……

古代墨西哥的农民为了调和创造与时间的矛盾,对于森林和脆弱的平原所蕴藏的财富,进行尽量谨慎而有效的开发。

但当统治阶层把权力的重要性凌驾于生命的重要性之上时,土地就承担不起,更来不及应付国王、教士、武士和官员们的种种需求了。

于是，在古玛雅帝国，先是发生了战争，人们抛弃了土地，逃往城市，接着他们又抛弃了城市。

土地已经无力维系权力了。

权力倒下了。

土地继续存在。

男人们和女人们也继续存在，仅有耕作土地的权力。

让我们在墨西哥历史的这些镜子里看看自己吧。

无论是昨天还是今天，当镜子变得模糊而不能照见生命的时候，我们应当对这样的时刻格外关注。镜子破裂，宣告厄运年代的到来。厄运最终降临在墨西哥印第安人的国度。

墨西哥古代宇宙起源说中最受敬仰的神叫魁扎尔科亚特尔，就是“羽蛇”，创造了农业、教育、诗歌、艺术和行业的神。

众小魔都对他心怀嫉妒。在夜神特斯卡特利波卡（这个名字意为“冒烟的镜子”）的带领下，它们来到魁扎尔科亚特尔的宫殿，送给他一个用棉花包裹的礼物。

这是什么？这为人类造福的神问道。

是一面镜子。

魁扎尔科亚特尔把礼物打开，第一次看到了自己的面孔的投影。

他是神，本以为自己是没有面孔的，是永恒的。

现在，他在镜面上的投影里看到了自己的像人那样的脸庞。他开始担心自己也会具有一个像人那样的命运，也就是说，历史的命运，也就是说，短暂的、必死的命运。那天晚上，他喝得酩酊大醉，并和他的妹妹犯下乱伦之罪。

次日，他乘着一条用蛇编成的筏子离开了墨西哥，向东方远去了。他许下诺言，他终有一天会回来，看看男人们和女人们是否履行了耕作土地的责任。

他许诺会在第五个太阳的年代里的一个确定的日期回来：塞·

阿卡特尔,意思是芦竹元年,而在欧洲人的日历上,正是基督纪元第一千五百一十九年。

正是在这一年的复活节,西班牙上尉埃尔南·科尔特斯率领由五百零八人、十六匹马和十一条船组成的部队,在韦拉克鲁斯海岸登陆,开始了对北美洲最大的土著人王国——蒙特苏马统治的阿兹特克帝国的征服行动。帝国的首都墨西哥城也就是特诺奇蒂特兰无论在过去还是今天都是西半球人口最多的城市。

这座阿兹特克人的城市由一个移民部族建在一个湖上,因为他们在那里找到了传说中的那只吞食着一条蛇的鹰。这座城市应验了魁扎尔科亚特尔关于文化的诺言——生活即是创造、祥和,但同时也服从战神威奇洛波奇特里的要求,也就是说,扩张领土,征服弱小部族,强制征税,以及恐怖的活人献祭。

以赛亚·伯林^①说,所有国家的诞生,就像是对一次对社会的戕伤的回应。

是对一种结合、一种身分的找寻:家庭,部落,阶层,氏族,民族。

如果对于离开母腹的人来说,出生是一次受伤,那么活在人世,则是对这个伤口的治愈。

阿兹特克人的世界死去了,死得可怕,这个伤口难以愈合,却迫使我们墨西哥人用墨西哥民族的躯体上被西班牙长矛扎出的鲜血,建立起某种全新的而又适合我们自己的东西。

蒙特苏马,墨西哥的大特拉托阿尼,也即大音之主,话语的绝对主宰,其威力被埃尔南·科尔特斯和一个女人的联盟剥夺。前者是一个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人,一位走在其时代之前的马基雅维利,后者给征服者翻译土著语言,给被征服者翻译西班牙语。她便是玛丽娜,又名“玛琳切”,科尔特斯的女奴、翻译和情人,从象征意义上说,她又是第一个墨西哥混血儿、第一个融合了印第安和欧洲血统的孩童的母亲。

^① 以赛亚·伯林(1909—1997),英国哲学家。

蒙特苏马徘徊不决。要么服从正在发生的命运——如预言所指之日，魁扎尔科亚特尔的回归，要么与这些骑着四蹄怪兽、装备着能发出火与雷的武器、满脸胡须的白人决一死战。他的迟疑让他丧了命：他已不再是时间和话语的主宰了。他的人民用石块将他砸死。

阿兹特克国，这个把墨西哥各民族聚合在一起的中心，为了它的留存，末代皇帝夸特莫克与西班牙人开战了。

但为时太晚了。

科尔特斯，这个马基雅维利主义的政治家发现了阿兹特克帝国的软肋——被蒙特苏马征服的民族对帝国怀恨在心。他们与西班牙人联合起来向中央集权的君主开战。他们由此失去了阿兹特克的专制统治，却赢得了西班牙的专制统治。

他们还赢得了另外一些东西。征服者的血液流向一个新的国家，这个国家是印第安人的也是欧洲人的，但并不仅仅是西班牙人的，而且因为西班牙，也带上了地中海、古希腊古罗马以及阿拉伯和犹太文化的特色。预言得到应验——第五个太阳为运动所灭，神话为史诗所灭，与世隔绝为文化流动所灭。

第一个墨西哥，藏在深山里、被大洋隔开、忠于其祖先的神话的墨西哥，将要走进扩张中的世界，地理发现、移民如潮、重商主义和殖民活动的世界，加入到史诗般的运动里。

构成墨西哥的种种传统陡然倍增又分化成多种形式。我们不再是排斥的中心，而是变成了包容的中心。

第五个太阳熄灭在火药和火焰里。

阿兹特克国灭亡了。

但是新的太阳，初升的、未完成的太阳，瞬间出现在天际，魁扎尔科亚特尔便是从那里回来的。

旧的族盟、旧的族名消失了，新的联盟、新的身分建立了，为了营造那我们所称的“墨西哥”。

一五二零年八月二十七日至九月二日间，在布鲁塞尔王宫，阿

尔贝尔托·丢勒成为第一个见识到征服者科尔特斯寄给卡洛斯五世皇帝的阿兹特克艺术品的欧洲艺术家。“我见到了从太阳照耀下的新大陆寄给国王的物品，”丢勒写道，“我一生中从未看到过能如此愉悦我心的东西，我从中看到了真正的艺术作品，这些奇异土地上的民族所具有的灵巧才智让我惊叹不已。”

丢勒一下子把古代墨西哥人的艺术提到世界水平上来，使它成为他的欧洲艺术的兄弟。

但是丢勒所看到的不止于此。他看到了这些艺术品所蕴含的深意，而不仅仅止于其外在的美。他把它们看作是创造时间的符号——在一本题为“时间如何显现”的书里，他在第一页上临摹下了月亮和太阳的象征符号。

佛兰德斯把这个与人类共同的时间相关的礼物还给了墨西哥，尽管并不知道关于它所有的故事，却借着艺术的敏感看懂了它。

丢勒的慧眼迅即解释了征服的重要后果之一：墨西哥从与世隔绝中走了出来，发现了世界，也为世界所发现。

虽然我们对母亲的怀念让我们一次又一次地转过身去背对世界，但我们对父亲的诅咒——如果称得上是诅咒的话——却促使我们放眼世界，身处其中，见到他者，并且明白对于他者来说，我们亦是他者。

第五个太阳，正如预言所说，被运动毁灭了。

第六个太阳——性爱的太阳，太阳神经丛，是不断运动的太阳，它陪伴我们创造这永动不歇的人类时间——历史。

丢勒在佛兰德斯的发现也向我们昭示，墨西哥的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不仅是征服的时代，也是反征服的时代。因为每有一根西班牙长矛插在墨西哥的土地上，也就有一根墨西哥的长矛插在了西班牙的土地上。

征服,是的,但也有反征服。

旧的神被赶走了,他们的庙宇被摧毁了,献祭被禁止了。

取而代之的是基督教,具有双重基因——来自父亲的与来自母亲的。

有来自父亲的,因为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像让印第安人惊异并且臣服,因为新的神并不要求我们为他牺牲,而他反而为我们牺牲。

有来自母亲的,因为一个令人称奇的政治同化手段迅速地去除了被征服后身为遗孤的感觉。上帝之母圣母玛丽娅出现在最卑微的印第安农民面前,给他们送来冬日的花朵。这位生着深色皮肤、名字源自阿拉伯语的圣母成了新的墨西哥的圣洁之母:圣玛丽娅·德·瓜达卢佩。

在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的欧洲,为遭到禁止的肉欲提供庇护的巴洛克艺术,却把墨西哥从一个更大的深渊里解救了出来。

一面是欧洲对新世界的乌托邦式的憧憬——托马斯·摩尔的想法,一面是同样由欧洲实施的殖民活动的恐怖现实——尼可罗·马基雅维利的想法,墨西哥巴洛克填补了两者之间的空间。鹿特丹的伊拉斯谟在摩尔和马基雅维利之间开辟出人文主义的广阔视野,在这种沉稳的热情里,一切都是相对的,信仰和理性都不是绝对的。在西班牙语世界,没有哪位近代思想家的影响能够超越这位鹿特丹学者。

由此,巴洛克让这个被征服的民族可以把它的古老信仰掩藏起来,筑起有着黑皮肤的天使和白皮肤的魔鬼的祭坛,用其丰富的形式和色彩把这信仰表现出来。

然而,印欧混血人和土生白人组成的新的民族,源起墨西哥和西班牙的民族自问道:

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位置在哪里?

我们该忠于谁?

忠于我们的西班牙父亲?

还是我们的阿兹特克和玛雅母亲？

我们现在该向谁祈祷？旧的神，还是新的神？

我们现在该讲哪种语言？被征服者的语言，还是征服者的语言？

墨西哥巴洛克为所有这些问题开辟了一个天地。要表达这种种的模棱两可，没有比巴洛克这种矛盾的艺术更好的了。“巴洛克”，一种珍珠——也就是说，一种被放大的刺激——的名字，这种艺术因需要而生，却表现丰繁性；这种艺术表现基于不确定性的繁杂；这种艺术生于贫贱却资产丰厚：托南钦特拉女神像，瓦哈卡的圣多明我教堂，普埃布拉的罗萨里奥礼拜堂，索尔·胡安娜·伊内斯·德拉克鲁斯的诗歌。

巴洛克迅速地填补了征服过后我们的群体历史和个人历史的空白，凡是触手可及的全用上了，无论是白银还是灰烬，无论是黄金还是粪便。

这是一个处于永远的运动之中的艺术，就好像一面千变万化的魔镜，我们从中看到了我们变换不息的身分的面孔。

这是一个调和了我们神秘而岿然不动的起源的光辉与史诗般的变化进程中的意外事件的艺术。

这个艺术是一个新的太阳，混血的性爱的太阳，情感的太阳神经丛。

在巴洛克的穹顶下，新的美洲血脉生长起来。在新的血脉里，沉默者获得了发言的权利，无名者——印第安人、混血人和黑人有了自己的名字。

所有这些，让我们墨西哥人成为了我们的死亡和迅即重生这一恐怖事件的目击证人。

我们都看到了孕育我们的事件。

我们这些目睹自身被创造过程的永恒的证人，我们这些西班牙人和墨西哥土著的后代，知道征服是残忍、血腥、有罪的。这是个灾难之举。但并非什么也没留下。

伟大的安达卢西亚^①思想家玛丽娅·桑布拉诺常说，一场灾难，唯有从中不能生出某种能拯救它、超越它的东西，它才真正是灾难。

需要时间。需要把经验转化成知识，然后假若有幸，把知识转化成命运的时间。

我们没有停留在浩劫里，因为我们从中而生。

从殖民征服的灾难中，诞生了我们墨西哥人。

我们立即成了混血儿。

我们大多讲西班牙语。

不管信神与否，我们在天主教文化中创造自己。这是一个调和而成的天主教，摘下它的印第安面具，它就不可理解。

如墨西哥诗人拉蒙·洛佩兹·韦拉尔德所说，我们是一个画上了摩尔人和阿兹特克人条纹的西方的脸庞，我还要补上：犹太人和非洲人，古罗马人和古希腊人。

我们没有停留在浩劫里，因为我们从中而生。

这样从一开始我们就自问我们的身分。

我们是谁？

这条河现在叫什么名字？

这座山过去叫什么名字？

谁是我们的父亲，谁又是我们的母亲？

我们能认出我们的兄弟姐妹来吗？

我们记住了什么？

我们渴望什么？

我们也自问关于公平道义的问题：

这些土地以及土地上出产的果实在法律上是属于什么人的？

为什么这么少的人拥有的这么多，而这么多的人所拥有的却这么少？

我们从十六世纪起就提出了这些问题，这让我们墨西哥人成了

^① 安达卢西亚，西班牙南方地区名。

二十一世纪最古老的公民。

因为，关于混血的墨西哥如何建立的问题，也就是我们今天这个矛盾重重的移民社会的问题。今天的这个社会夹在传统身分与现代革新之间，夹在本土村和全球村之间，夹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和政治上的四分五裂之间。

五百年前起，墨西哥就带着我们今天这样的现代特色立于世界了。

我们迫切地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请大家从中看到吸取教训的愿望，更看到将旧世界与新世界的文化有力地连结起来的努力，因为今天，无论是欧洲人还是美洲人，我们都经历着城市生活的巨大危机，都在排除异己的小气和兼容并包的大气之间争来争去。

这些问题的解答是从巴洛克式城市的营建开始的——墨西哥、秘鲁、委内瑞拉、阿根廷、智利这些新国家的政治、文化和经贸中心，在西班牙帝国的庇护下，延续着其移植到美洲来的传统发育成长。

这些传统是：源于古希腊、阿拉伯和犹太文明的思想；源自古罗马的法律、语言和宗教；经院哲学的、中世纪的政治文化——圣奥古斯丁和阿奎那的圣托马斯是墨西哥乃至伊比利亚美洲的政治思想之父。

在这一西班牙的穹顶下，孕育起一个带有自身文化特色的新世界，一个混血人种的、印第安人的和土生白人的世界，有着新的节奏、新的话音、新的颜色。殖民地上的拉丁美洲人，既不是欧洲人，也不是印第安人，偶尔是个不错的野蛮人，更多的时候是庄园和矿井里的劳动者，在等级森严的社会中艰难生存，勉强可算受着某些机构的保护。这些机构亟欲在权威和公正之间、在憧憬和清醒之间、在旧的神和新的神之间、在偏僻的村落和遥远的帝都之间、在信誓旦旦和不公正之间求得平衡。殖民地上的拉丁美洲人让巴洛克式城市成为了墨西哥和西班牙语美洲新世界的中心。而在我们这短暂的一九一四年始于萨拉热窝一九九四年亦终于萨拉热窝的二十世纪的末尾，现

代城市与之相仿，面临着与之相似的矛盾。

借助印第安人和黑人的臂膀，西班牙在美洲建起无与伦比的一连串城市，它们是新世界的真正的大都会：从加利福尼亚的圣弗朗西斯科^①到另一端的智利的圣地亚哥，从佛罗里达的圣奥古斯丁到拉普拉塔河地区的布宜诺斯艾利斯，还有海岸地区和海岛上的要塞之城：哈瓦那、波多黎各的圣胡安、卡特赫纳，还有蜿蜒在高山之上的矿城：瓜纳华托、塔斯科、波多西，以及伟大的都城：利马、墨西哥城、基多、圣菲波哥大。

没有谁像西班牙在美洲这样，在这么广袤的土地上，在这么短的时间里，用这么大的精力建起了这么多的城市。城市里有印刷厂、大学、画家和诗人，而这些要一个世纪以后才在英语美洲出现；同时城市里也充斥着不公正的现象，它们是带着巴洛克的符号——力量、对比和无所不包的想像——生长的城市。

无所不包的文化：坐落在瓦哈卡的拉索蕾达教堂，将科林斯、爱奥尼克和多立克三种古典柱式瞬间同时典范性地展示出来，没有时代上的间隔，也没有对时代发展的让步。巴洛克是匆忙的，不安的：

坐落在普埃布拉的赫拉尔潘教堂，把《旧约全书》和《新约全书》倏的一下子全用巴洛克的手法表现在它的门厅里，似乎气也没来得及喘一口。

按着其艺术的模式，一个充满活力、躁动不安、缺乏公正、雄心勃勃、富于想像、兼有混血人种和土生白人的社会开始有了自己的梦想，开始呼唤自己的权利了。

脱离了帝国、黄金和权力的世界，远离欧洲的大大小小的宗教和王朝战争，一个新的世界终于在美洲形成了，它是用美洲人的声音和美洲人的手建成的。

从一八一零年开始的反对西班牙的独立革命运动是对已经取得的国家身分的一个肯定，这些国家当中有墨西哥、智利、阿根廷和委

^① 即旧金山。

内瑞拉。

同样，这些运动也是针对如袖珍共和国、考迪罗头子这些离心势力的斗争。他们妄图趁着西班牙帝国的分崩离析——如同今天苏维埃帝国的分裂一样——划分出一个个小邦；国家成了帝国主义和分裂主义之间达成的妥协。因此必须在昔日的殖民地上建立起团结的基础：只有对国家和其文化的认同才可以为之。

然而独立革命运动追求现代化的满腔热忱，最终不幸把我们的印第安人的历史和黑人的历史，连同西班牙人的历史全抹去了，前两者被认为是野蛮人的，后者则被认为是蒙昧主义的。

墨西哥和拉丁美洲创建了一个提倡法治、鼓吹现代化的外壳，把一个贫穷落后、缺乏公正的内里掩盖起来。

宣布了自由，却忘记了平等。

在一阵政治上的冲动的驱使下，我们亟欲变为速成的民主国家：只消把法国、英国和美国的法律照抄过来，就可以成为像它们那样的有路可循的国家，进步的社会……雀巢咖啡式共和国。

法治的国家掩盖了真实的国家。

而在我们的身体上又开裂出一道新的伤口：

我们失去了西班牙帝国的家长式统治。哈布斯堡王朝的西班牙，对我们是威严的，遥远的，而波旁王朝的西班牙，对我们是干涉过多的，距离太近的。

我们成了孤儿。

我们要么坠入无政府状态，要么落入独裁统治的阴影里。

用历史学家恩里克·冈萨雷斯·佩德雷罗的话说，墨西哥成了为一个人——安东尼奥·洛佩兹·德·桑塔安纳将军所拥有的国家，就像巴拉圭成了弗朗西亚博士一个人的，阿根廷成了胡安·曼努埃尔·德·罗萨斯一个人的。

独裁者的矛盾在于，为了把我们从无政府的混乱状态中拯救出来，这专制的暴君制造了新的混乱。